

第二回 青眼誤借彈詞款婚姻 俏心深偷和詩送消息

陡遇奇才，醉心已注，紅絲欲縛相稱譽。苦辭寒素劣書生，齒牙聲逗清新句。
試問誰傳，謙言有孺，寸心已肯陳蕃寓。憐才默吐動才人，影兒留下從容去。

右調《踏莎行》

話說司空學士見趙非玉少年，人物風流，又且詩才高妙，心有所屬，故苦苦又留到書房中，叫家人煮茗解醒，與他攀談。趙白恐怕露出本象來，幾次起身要辭去，司空學士因又留下道：「學生再三宵趙兄者，蓋有一句心腹之言欲與趙兄商量，不知可敢唐突否？」趙非玉道：「老先生有何教諭，晚生自當拱聽。」司空學士道：「我學生有一小女，今年才一十六歲。若論姿容，我學生也不敢自譽，薄薄還有可稱，顏為愚夫婦所鍾愛。往往蒙同官親友來求，因富貴中紈袴居多，無一人可稱王謝，故紅絲赤繩，尚懸而有待。今見趙兄少年，風流儒雅，又慧才天縱，洵當今之荀倩也。天使親接芳青，未免動一企慕之心，故勉強流連，欲有所請。不知寒門弱息，可能少留趙兄之意否？」趙白聽了，暗笑其誤，卻只思量脫身，因忙打一恭道：「山野小子，只合求偶村姑，怎敢妄想天姝仙子，若蒙格外垂青，真不世之奇遇也，妄敢自外？但今日已久矣，敝寓觀音庵，尚遙遙數里，且暫告退，容詰朝齋沐再請，何如？」司空學士聽了，大喜道：「趙兄既不鄙夷推拒，則爾我一家。荒園雖陋，豈無一榻以留賓，何必匆匆而去，不暢所懷。」趙白道：「主人投轄，周是深情，但恐陳蕃之榻非坦腹所宜居，還是辭去再謁，不至涉於流蕩。」司空學士聽了，愈加歡喜，道：「趙兄不獨才美風流，而又能持身以禮，真快婿也。趙兄既欲辭歸，不可不少帶春色。況天色才昏，歸途咫尺，不妨盡醉。」因命家人去重備酒。趙白復辭道：「晚生初至貴地，昏黑路生，恐涉履不便。」司空學士道：「這個不消慮得。縱使深夜，亦自有燈火肩輿相送。」正說不了，家人的酒樽早已取至，趙白竟辭不脫，只得又復坐下對飲。飲不得數杯，趙白又要辭去。司空學士笑道：「趙兄若不肯飲，想是少年重於聲色，不喜靜飲。我學生有一小婢，名喚小紅，慣彈琵琶，待我喚出來卯一曲以侑觴，或者趙兄方肯開懷。」遂一面命家人去叫。趙白忙辭道：「蒙先生濃情，已勝於公瑾醇醪十倍，豈在聲色？但恨溝壑易盈，萬望垂諒。」

正說不了，只見家人已喚了一個小女子出來。只好十二三歲，雖當頭挑起一個鳳翹，卻四圍髮尚披肩，身穿著一領談談黃衫，罩上個繡花比甲，紅紅白白，打扮得十分俊俏，手抱著一面小小琵琶。剛走到前面，司空學士就吩咐道：「我叫你出來非為別事，只因這位趙相公不肯吃酒，你可細細彈一曲好琵琶與趙相公聽。若是彈得好，奉得趙相公一杯酒，我就賞你一顆珠子。你若奉得趙相公十杯酒，我就賞你十顆珠子。你若是彈得不好，奉不得趙相公酒，我就要罰跪了。」那小紅領了學士之命，因放下琵琶，忙斟了一大杯酒，雙手送到趙白面前放下。因說道：「趙相公請酒，待婢子彈一曲奉侑。但彈得不佳，趙相公休笑。」趙白接了酒，忙說道：「酒我自飲，琵琶固所願聞，然怎敢勞動。」趙白一面說，那小紅取了琵琶，輕輕彈動，低唱道：

山坡羊變調

郎君俏，郎君俏，不脂不粉，偏勝如花貌，如花貌，宜嗔宜喜還宜笑。一臉兒盡皆文字嬌，滿身上都是風流竅。花見了，早魂消，鳥見了，應驚叫，人見了，誰一個不心歡樂。若是肯相伶，情願與他同偕到老。

那小紅口中唱，手中彈，齒牙之音又嬌，弦索之聲又俏，緊一陣，慢一陣，疏幾聲，密幾聲，殊覺動情。趙白聽了極口稱贊。小紅唱完，立在面前催酒。趙白雖量不加，然到了此際，只得勉強飲乾。小紅見酒飲乾，因又斟了一杯奉上，依舊又取琵琶去彈。趙白連忙止住他道：「佳音妙手，非不傾聽快心。但恨賤量不勝杯罈，焉敢復勞。」那小紅那裡肯聽他說，竟撥動琵琶，嬌嬌媚媚，又彈唱了一曲。彈唱完，便立緊催酒。趙白實不能炊，因再三推辭。司空學士聽了，因解說道：「趙兄既量貴不欲多飲，然詩才高妙，除非賞一首彈琵琶詩，則又勝於飲酒多多矣。」趙白聽了大喜道：「若蒙免飲，情願獻醜可也。」司空學士見肯做詩，更加歡喜。因命家人奉上文房四寶，又叫小紅立在面前催詩。趙白遂展開花箋，先寫題目道：

贈紅姐彈琵琶

其一：

花前覓念奴，江頭憶司馬。
既愁彈者稀，又慮知音寡。

其二：

春鳳起纖指，明月滿懷抱。
尊前倚醉聽，只覺弦聲俏。

其三：

齒音鶯語嬌，手影花枝俏。
最是使人憐，慨彈不遮面。

趙白寫完，就叫小紅送與司空學士道：「醉後散言，聊以免飲，實不足以盡紅姐之萬一，幸勿見哂。」司空學士忙接在手，展開便讀。才讀的兩三句，早見他滿臉都是笑容。及讀完了，因贊美道：「可惜非玉兄生在今世，若生在唐時，豈容太白獨擅《清平調》之名。若論此詩之妙，該賀千鐘，無奈非玉兄苦苦推辭。若竟不飲，豈不辜負。也罷，也罷，今只奉十杯，非玉兄只飲三杯，做我學生不著，代飲七杯，何如？」隨叫人斟上。趙白見了，忙推辭道：「三絕原不成詩，止不過為免炊強呈醜耳。既壘醜，又不能免飲，則呈醜之謂何？還望老先生諒而免飲。」司空學士笑道：「題詩是免琵琶侑觴之飲，既已免矣。今之飲是為賀詩。如此佳作，若不痛飲相酬，則筆墨之氣，何能得吐？小紅可再彈一曲，以侑趙相公之飲。」小紅聽了，因而重撥冰弦，低低彈唱道：

山坡羊變調

才情妙，才情妙，題詩縱筆，一似風雷到。鳳雷到，超唐跨漢齊周召。一句句，無非風與騷；一字字，都是名和教。筆頭尖，花正嬌。墨池裡，龍潛躍。錦箋上，亂紛紛珠璣落。彈琵琶，文運交，忽然遭此風流品藻。

小紅彈完，即放下琵琶，走近趙白面前催酒。趙白一面強飲，即笑問道：「紅姐的佳音妙手，

知所唱之詞，還是舊章，還是新制？」小紅道：「文章陳腐，老爺厭聽。婢子所習，皆是大相公花前月下所制之新詞。」趙白聽了，又驚又喜，因對著司空學士說道：「原來紅姐所彈之妙詞，皆是令公子長兄之新制。晚生乍一傾聽，就疑非等閒所及，今果出令郎之彩筆。古今才美，真不虛也。但可恨遠人耳目疏淺，又匆匆草草，不曾請得一見，殊因為愧耳。」司空學士道：「小兒司空約雖也從事聖門，但才指揮筆墨，便思吞吐風雲，等閒之殘編遺唾，皆不掛其眉睫，老夫屢屢戒之。競不知有最可笑者，今年十九，婚已及期，而朱門嫌其無實美，金屋疑其徒虛名，媒灼紛紛，一不應承，而轉托名遊學，東西浪行，欲訪葦蘿之舊跡，覓桃葉之遺蹤，今竟不知何處。癡癲之狀，豈不令識者葫蘆。可惜不曾見得趙兄，若見了趙兄，年又少他，才又勝於他，人物又秀美於他，他自應心折而不敢作狂奴故態耳。奈何偏偏相左，可謂無緣。」趙白道：「俗言『觀於海者難為水』，令公郎天縱美才，而尋常襪線固難入眼，何況晚生又祿中之一線；焉敢妄視藝蘭？然不親芝蘭不知香之幽永，今雖不能面識荊州，而筍藏之珠玉，得借觀一二，猶識荊州也。不識老學士肯賜一覽否？」司空學士道：「小兒才雖謔劣，而揮毫敏捷，吟詠實多。老夫恐益其狂，每置而不覽，故無以應教。若不遺葑菲，小兒書房中，案頭壁上，定多存者。趙兄何不下榻於此，或好或醜，細覽而定之，使彼知所從違，則受益多矣。」趙白此來，原為訪婿。前聽琵琶二調，風流香豔，私心已動。後又見司空學士數其恃才之過，若非才美，則何所恃。又未見其人，因索其詩，既許觀詩，又何辭下榻。因乘機答道：「下嚙鳴之榻，覽切磋之詩，實後學快心事也。但孟浪遊園，不勝唐突，一罪也。過叨杯罍，百暮不休，二罪也。今載枕籍五車，縱觀四壁，茗蕘小子，豈不犯分，三罪也。況無端入室，枕秘窺觀，餘罪種種，恐觸公郎之怒，實不便從命，還是暫且告歸，再來為正。」司空學士笑道：「書房乃誦讀之所，又非內室，學者共此斯文，又何秘之竊，況父留之賓，豈避於子。且小兒雖傷於狂傲，然狂傲者皆不生敬畏之人。若見了趙兄，恐一片服膺愛慕之心，又過於老人。趙兄明日相合自知。」趙白道：「老先生既殷殷垂愛小子，小子若再苦苦推辭，便是自絕於天了。況歸途入夜實不便行，只得要大膽借寓了。」司空學士聽了，大喜道：「趙兄既肯下榻，快心事也。須秉燭春園，以觀桃李之夜妝何如？」此時趙白面前賞詩之三杯酒，初苦辭不飲，後又談及司空約之才美，情有所注，又因紅兒在前，低低催促，早不知不覺，已飲乾七八。司空學士見了大喜，因又叫紅兒彈新詞奉酒。說說笑笑，直吃得趙白果有九分沉酣之意，方叫家人移燭，送趙相公到大相公書房裡去宿。正是：

蘿善纏兮藤善牽，東邊忽接到西邊。

此中雖說無援引，默默生情信有緣。

趙白到了書房中，見其詩書滿架，琴劍分懸，案頭的玩器與四壁圖書，甚是富麗，真令人觀之不盡，賞之有餘。然而，趙白的意不在此，單看司空約的佳作，觀看或詩或賦。見了幾首，雖題不相屬，然詞意清新俊逸，無一句一字襲人齒牙。吟詠數遍，甚覺快心。童子又送上茶來，吃了兩杯，一時沉酣不覺盡解。不忍就寢，因而據案，又將案頭的篇章細細檢閱。忽在書中檢出一副棉箋，那錦箋上有七言律詩一首。細細看去，題目卻是：

訪美

嫌他花柳不溫存，蹙出風流是黛痕。

醒眼看昏真入夢，驚情若定假銷魂。

容非閉月焉生愛，盼不垂青誰感恩。

橫塞朱門與金屋，不知何處葦蘿村？

趙白細細看了兩遍，又驚又喜，因而暗想道：「細觀此詩，訪婚親切，殊不減我擇婿。但可恨秣馬秣駒，徒思窈窕，偏不識河洲之路；而橫中有美，空輻深山，又苦無炫售之階，卻將奈何？」沉吟了半晌，因又想到：「此人詩才之美與十九之年，已有確據矣。至於人物秀美，雖其父謙曰不如我，今想來實未必不如。即使稍遜，而男子丈夫之去取又不在此。我兩人雖風馬牛不相及，今忽睹此一詩，未必非御溝中之紅葉。紅葉既能傳彼之心，則此紅葉，又安知不能傳我之心。何不和他一首，遞個消息，使他知香奩尚自有人，庶不歎葦蘿不知何處也。」主意定了。因見前詩之錦箋甚長，遂和一律於後，先寫：

步前題原韻

香必香奩香自存，豈知花月淺留痕。

無因無想休尋夢，不識不知空斷魂。

玉杵搗成仙女聘，桃花流出洛媒恩。

葦蘿涎慕垂於古，西子而今別有村。

列眉村趙如子奉和

趙白題完，又前後吟誦了數遍。原唱既欣賞不休，和章亦讀而自喜。把玩多時，恐書童倚立伺候，只得將詩夾在原書中，忙忙睡了。

到了次早起來，梳洗畢，就即辭出。書童忙留住道：「老爺尚未起，小的怎敢輕放相公去，還求相公少候片時。」趙白道：「我候自不妨，但恐老爺知我守候，寢之不安，轉忙忙為我而起，豈不相礙。何不待我且回寓去一看，候老爺起身時再來相候，庶幾兩便。」書童道：「趙相公若是去了就來，實為兩便。倘或去後又別有事稽身，不得閒來，老爺一時要人，卻叫小的那裡來尋相公。」趙白道：「我初到此間，一人不識，那有別事。況老爺曾許我有婚姻之約，此終身大事也，正要求媒作合，焉肯自誤而反有不求之理。你但放心。」原來司空學士與趙白講小姐的婚姻時，這個書童正在旁邊伺候，是親耳朵聽見的，今見趙白說還要求媒來議親，便信以為真，道：「趙相公既是這等說，自然是要來的了，請便可也。」趙白見書童肯放，忙帶了僕婦，轉緩緩的照舊路走出園來。一路暗想道：「司空學士誤認求婚；我昨日滿口應承者，只思一脫身便改換頭面，你東我西，不復相見，無處予言之責，何必又煩口角。不料《訪美》之詩，又出其乃郎多情之筆墨。筆墨之多情，則一片之深心自在風影中求實際，矧彼之所求，又正我之所願售，倘同聲相應，一旦成全，則鼓鐘琴瑟，總是一家，異日何以相見？則此時之君子，又不得不早為異日淑女之地。」一路算定了主意，回到庵中，忙取了一幅箋紙，題了一首七言絕句於上，用封筒封好了交與庵僧道：「我去後，司空學士老爺家倘有人來尋我，可將此付之。」一面又稱了三錢香資，謝了庵僧，遂叫老家人收拾了行李，竟飄然而去。正是：

試問游魚何所求，忽然擺尾忽搖頭。

漫誇香餌安排巧，誰識吞鉤是下鉤。

趙如子匆匆而去，且按下不題。卻說司空學士，自見了趙白，以為風流儒雅，可換門楣，故苦苦留飲以醉其心，再三留宿以致其

情。到了飲完送入書房時，自己大醉，故不曾吩咐得書童，叫他留下趙相公，故次日起身就問道：「趙相公何在？」書童回說去了。因驚問道：「你怎麼不留下？」書童道：「小的留他，他說要去央媒來求婚，故小的放了他去。原說老爺起身時他就來的。」司空聽見他提起婚姻，也信以為真，以為必來。不期等到午後，竟不見一痕蹤影。等得不耐煩，因叫一個家人領了書童到觀音庵來尋問。庵僧回說道：「趙相公早回庵，即收拾行李回去了，止留下一封字兒在此。」因取出付於家人道：「可以此回復老爺罷。」家人與書童無可奈何，只得拿了這封字兒去回復老爺。只因這回，有分教；費盡猜疑，參不透個中啞謎；百般揣度，看不破暗裡機關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](#) [宛如約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